



# 鳳舞未央

吕雉传

篇史说  
长历小

人皆道龙出大泽，十面埋伏定天下  
有谁知凤栖未央，红袖善舞掌乾坤

大爱无痕◎著

贰

群言出版社  
QUNYAN PRESS

大爱无痕◎著

# 鳳舞未央

长篇历史小说

吕雉传

贰

· 北京 ·

群言出版社  
QUNYAN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舞未央：吕雉传. 2 / 大爱无痕著. — 北京：群言出版社，2016. 1

ISBN 978-7-5193-0034-0

I. ①凤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吕后（前241～前180）—传记 IV. ①K827=3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7349号

---

责任编辑：李 群

装帧设计：杨祎妹

出版发行：群言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：[www.qypublish.com](http://www.qypublish.com)

自营网店：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（孔夫子旧书网）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（群言出版社官网）

电子信箱：[qunyancbs@126.com](mailto:qunyancbs@126.com)

联系电话：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：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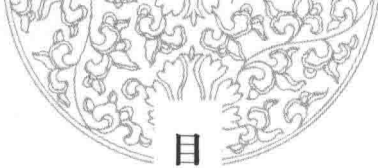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：164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3-0034-0

定 价：36.00元



【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】

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传递消息，吕雉当起联络人

- 一、望见祥云 / 002
- 二、县令心慌 / 015
- 三、不舍富贵 / 025
- 四、县令变卦 / 036
- 五、沛公起事 / 040

## 第二章 留守家园，吕雉担惊受怕

- 一、伺机出击 / 048
- 二、刘、萧关系 / 054
- 三、风流不成 / 058
- 四、儿子遭劫 / 064
- 五、雍齿叛丰 / 069
- 六、照料丈夫 / 077

## 第三章 押为人质，吕雉参透政治本质

- 一、联络女眷 / 088
- 二、张良初从 / 096
- 三、刘、项联手 / 101
- 四、高阳进贤 / 107
- 五、再遇张良 / 113
- 六、鸿门宴 / 122
- 七、沦为人质 / 135

第四章 被封皇后，吕雉成为一号女人

- 一、正式登基 / 154
- 二、遭受冷落 / 157
- 三、另寻用场 / 165
- 四、良机重现 / 172

第五章 斩杀韩信，吕雉借力求稳

- 一、钟室殒命 / 182
- 二、巧做安排 / 187
- 三、刘家韩信 / 196
- 四、一心求稳 / 203
- 五、夫妻夜话 / 218
- 六、拦回彭越 / 228

## 第一章

# 传递消息， 吕雉当起联络人



## 一、望见祥云

接吕雉回家，是在一个清冷的早晨。大牢门口，只有吕文孤单一人在等候。尽管吕媪等人半月前就做好了准备，盼望着能快点儿见到女儿，吕文却叮嘱，此事不宜声张，低调为妥。因此，他让家人在家中收拾好等候，他一人独自前来。

一走出监牢的大门，吕雉打了一个寒战。此时已经是十月末，薄霜初露，寒风习习。在牢里待久了，乍一见阳光，有些刺眼。冷风吹过面颊，吕雉看着青石衙门边站着的父亲。父亲憔悴地站在风中，清瘦的身形像树叶落尽的半截树桩，让吕雉百感交集，热泪喷薄而出。

她咽下一口唾沫，拍拍衣袖，将泪水擦干，强颜欢笑地一步步朝父亲走去。死里逃生，耗尽了老父亲的心血。只这几步远的路，恍如生死对接，阴阳两界。

吕雉缓缓走过来，默默地拉起父亲的手，父亲的手冰凉冰凉的。她一遍遍摩挲，希望将亲情的温度传递给父亲。吕文也是一语不发，牵着女儿朝家走去。

县衙离吕家没有几步远，吕雉跟随父亲回到家门前，像个走丢的孩子。家奴早已看见了他们，推开了大门，静静地站在门口。等吕雉和吕文一迈过门槛，家奴又急忙关上了门。

吕文将吕雉的手猛地一丢，再也控制不住，“哇”地哭出一嗓子，随后双手掩面，嘴唇哆嗦，双肩抽搐，干张着嘴却再也哭不出第二声来……

吕雉情不自禁地抱住父亲，恸哭失声。家奴在他们身边也揉擦着眼睛，泪水涟涟。过了好一阵儿，两人才缓过劲儿来，吕文破涕为笑，拉着女儿

快步朝后厅走去。

看着熟悉的房屋、草木，吕雉犹如新生儿一般好奇，处处都觉得亲切无比。院子里弥漫着鲜花一般的气息，连吹过脸颊的风，竟然也是暖乎乎的。

一进后厅，容不得她多想，一家人“哗啦”一声就将她团团围住。女人们围着她嘘寒问暖，眼泪、鼻涕一块儿流。两个哥哥见妹妹已经出了牢狱，没事了，说过几句话后，又各自忙去了。

吕文远远地看着吕雉，心里默默悲伤，幸好凭着不停歇的运作，终于救出了女儿。若是女儿在牢中有了闪失，自己真就成了罪人。如果不是自己当初力主让女儿嫁给刘邦，女儿或许就没有这番牢狱之灾了。

吕雉这时已不再悲戚，重回人间的喜悦穿透灵魂，让他不由得兴奋起来。

吕媪抚摩着吕雉的手腕，说：“你看看，都是伤疤，这些狠心的恶棍……”

吕雉劝说道：“娘就不要悲伤了，这不是出来了吗？谁个进去不被剥层皮？我这还算是轻的了。”

吕媪牵扯着女儿的手，始终不肯放开。她看着失而复得的女儿，像疼爱婴儿般轻柔，吩咐吕雉今天什么也不要做，就稳稳地坐着，叫一家人伺候。吕嬃也热泪盈眶地要亲自下厨做菜，让姐姐好好补养补养。

一家人热热闹闹，嘘寒问暖的话问了一箩筐，让吕雉一时觉得像是回到了童年时光，她依偎在母亲身边，像巢穴里的雏鸟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就在一干大人说话的空隙，忽然从屋外跑进来两个孩子，让吕雉一下子丢开了母亲的手，神情变得紧张起来。一屋子的人都愣住了，安静得听不到一丝声音。

鲁元已经是七岁的女孩儿，几个月不见母亲踪影，她快步跑过来，哭着叫道：“娘，你去哪儿了？”刘盈也跑过来叫娘……吕雉忍了半天的泪水，“哗”地如决堤洪水，涌出眼眶。母亲和吕嬃等人也放声号哭，硬生生地将整个后厅哭得像座灵堂。

吕文见他们哭得地动山摇，高声说：“雉儿今日出狱，身子虚弱，经不起如此折腾。”



众人这才慢慢擦了眼泪，去帮吕雉准备丰盛的饭菜，各自又都忙活了起来。

一下午都是各种唏嘘感慨。吕雉即使吃撑了，但为了安慰家人，她还是勉强地继续吃着。

临入睡得闲才和父亲聊了两句，不由自主地就聊到了刘邦，想到这大冷的天，他们在山上过得可好？吕雉说着说着就担心起来。

之后，吕雉见天色不早，便告辞去休息。推开门，见天空飘下冰冷的东西，仰脸一看，她吃惊地说：“父亲，下雪了……”

她站在门前，望着洋洋洒洒的雪花，幽幽地说：“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啊！”

这时，她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便问父亲这几个月可曾见过刘泽。吕文不知她何意，一脸茫然。吕雉就说，明日派个家奴到中阳里走一遭，问一问刘泽去没去过“梁福计”裁缝铺。她在梁福计缝制的几十件棉衣，取货的凭证尚在刘泽手中，若是他没有办妥，就尽快派人取出来，如今已经落雪了，要是他们在山上没有棉衣过冬，只怕会沉不住气地去抢劫百姓。

“儿啊，你现在一心顾着刘邦，也不枉他那么信任你。”吕文佩服地说。

“跟了他，又见他做的也不是坑害百姓的事，所以我如今是铁了心了。”吕雉说，“这年月，若是软弱可欺，只能等死。好男儿，就应该争一争，才能有出路。”

她想起牢中的那几个妇人，哪一个不是蒙冤受屈？刘邦若是真能闹出点儿动静来，也不枉自己费的一番心血。于是她就存下心来，想着抽个机会，定要到芒砀山上看一看。

吕雉从小就是个性格坚毅的女子，这两年又经历了中阳里的一番磨炼，尤其是这次在狱中，虽然吃了不少苦头，但也让她的心性锻炼得更加坚定。如今她已平安出狱，唯独担心刘邦等人在这小半年的时光里，待在荒山野岭上，风餐露宿，又是如何度过的？

第二天中午家奴带来了刘泽，刘泽果然还未到梁福计取出棉衣。

吕雉问道：“我走前曾交代，天气转了，你便到梁福计取出衣物，你为何不去取？”

“我害怕。”

“倒有什么可害怕的？”

“送衣服受累我不怕，怕的是……”刘泽说，“兄弟若是问起来……”

吕雉这才明白，他这个老实人，怕刘邦问起来自己的下落，他不好回答。虽然怒其不争，却又暗暗感激，万一他早日送上去，刘邦得知消息，一怒之下闯下山来，不定闹出什么动静来。

既然还未办妥，那今日就要非办不可。吕雉让刘泽只管拿凭证去取棉衣，然后在梁福计门口等着。

漫天的雪花连成了一片，越下越大，大有铺天盖地的意思。

吕雉当即与父亲商量，要连夜赶往山上。吕文见女儿昨日刚出狱，身体尚虚弱，就劝她不必担心，派人送上山去即可，可女儿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。作为父亲，吕文也十分理解女儿的心情，他们夫妻毕竟半年多未曾见面了，又经历了这么一场生死劫难。他不忍驳了吕雉的面子，一边让吕泽同她一起去，一边又担心自家车子暴露了行踪，便又到街上租了两辆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辎车。

黄昏时分，两辆辎车停在门口，吕雉和吕泽乘一辆车，樊哙乘一辆车，随后他们又到裁缝铺拉上衣物和刘泽，连夜朝芒碭山行去。

他们一路向西，刚开始走的还是大路，但之后越来越难行。天亮的时候还好，尽管雪下得很大，但路上有行人行走，路还是看得到的。他们走到丰邑时，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。白毛风刮得紧，路上的雪也越积越多，四野一片寂静，只有木轱辘压着雪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和马儿喷鼻的声音。

吕雉见车马行走得缓慢，心焦地问吕泽：“哥，你说，照这样的速度，何时能到？”

“若是一夜不停，只怕也得到天亮了。”

“今天走得急，我也没有问过，你去过没有？”

吕泽说：“我还真是没有去过，不过樊哙偷偷去过两次，他倒熟悉。”

吕雉坐在车内，又冷又枯燥，看着兄长焦虑万分，她轻声问道：“我从来没有问过兄长，你觉得他做得对吗？”说完吕雉忽然掩住口，觉得在车内问这话，车夫一定听得见。

吕泽轻轻地说：“没事，自己人。既然你问到这里，我也说句话，不论对与错，我倒挺佩服他的勇气。”

“勇气他倒是有，我现在多少有点迷糊了，所以才问兄长，你觉得他做得对不对？”

“一个男人，不做点儿事，是不行的，现在是乱世，揭竿而起的事情，非得有大智慧的人做才行。是个男人都会向往。”

“兄长是觉得他做得好？”

“嗯，争一争，总是好事。”吕泽说，“若是成功了，怕就不是小富贵。”

“男人争斗，为的就是富贵吗？”

“可不就是为了名利。都说乱世出英雄，如今这乱糟糟的世道，凡是有血性的男儿，谁肯服帖？”吕泽说道。

问完这句，吕雉心里也坦然了，既然连一直安分守己的哥哥都这么认为，她也没有什么理由再反对刘邦了。

这时，风越刮越急，怪风呼啸出“唰唰”的声音，在空旷的原野上，愈发觉得疹人。雪还在飘落，因为是夜里，看不清楚道路，马儿只管听车夫的指挥朝前进行。吕雉不时揭开旁边的车帘悄悄偷看，吕泽则紧紧地握住刀柄，紧张地盯着前方。确实，在这样的夜晚，谁也说不定会出现什么情况。

慢慢地，吕雉眯上眼。半年多没有见到刘邦了，不知他变成啥模样了。此时，她想起成亲的那天，这个刘邦只顾自己热闹，在院子里吆五喝六，完全不像个新郎官。那天晚上，他撂下她独守洞房，竟和一帮朋友到丰邑喝酒去了，惹得她一夜无眠，心生怒气。

之后，她又想起搭救曹氏的那段日子，经受了几多曲折，总算是拢住了刘邦的心。这个人，真是让人又气又喜欢。几次温存，倒都体贴温柔……吕雉不知不觉陷入了缠绵的回忆中。想着平日里就邈邈的刘邦，如今啸聚山林，只怕已成了野人。

忽然，她听见马儿一阵“唉儿唉儿”地嘶鸣。就在这时，拉车的两匹马突然同时狂躁地奔跑起来，车夫一个劲儿地用力勒住缰绳，嘴里喊道：“吕爷，快快，只怕是要翻车了……”

车身左右剧烈摇晃，吕泽钻出车厢，站在车辕上，与车夫一同驾车，但马儿却依旧四蹄生风，马车颠簸得都要散架子了。

吕雉牢牢抓住车前的扶杆，大声喊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马受惊了吗？”

吕泽朝前头的车喊道：“樊哙，闪开！闪开！”

在吕泽呼喊时，这两匹马已经超过前头的车，朝着一片黑压压的树林冲去。吕雉忍住呕吐，惊恐地喊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樊哙在后面呼喊道：“别慌，我们马上就追上去了！”

吕泽蓦地喊道：“拿起刀，看右边，有狼！”

吕雉这才知道，是狼惊动了马儿。

车还在路上疯狂地奔跑，幸好地上有厚厚的雪，车轱辘才没有被撞散，可也已经摇摇欲坠。树林里本来就无路，枝枝杈杈刚蹭着马车。忽听“咯噔”一声，马车停住了，马儿仰起脖子一声长嘶，八个蹄子乱刨。

吕泽利落地跳下车，手里提着刀，警惕地盯着狼群。而吕雉差点儿被掀下车来。樊哙也很快赶了过来，手里提着刀。刘泽手里拿着一把剑，两个车夫也拿起车上的铁器，几个人围着马车站住不动。吕雉从车厢里钻出来，看见远处六只绿幽幽的眼睛，正在一百多米的地方盯着这边。

樊哙说：“不要慌，我们聚拢在一起，围起来。”

“只有三只，还好不是群狼。”刘泽说。

吕泽说：“樊哙，你快说如何弄，平日里你杀狗杀惯了，总该知道办法吧？”

樊哙说：“狼这种东西，胆子最大。我们一怕，它们就硬。这样，刘泽，你和一个车夫留下保护姐姐。我们三个朝狼冲过去，吓怕它们。”

樊哙、吕泽和另一位车夫，拿着刀，嘴里“吆吆”地叫喊着，故意夸张地晃动着手里的刀，朝着三只狼冲了过去。

狼却一动不动，三人愈靠愈近时，狼突然转了向，朝着东边跑过去，樊哙喊道：“不好，它们要绕到车那边去，追！”

三人立刻转向朝着狼追去。追得正急时，绿眼睛倏地齐刷刷灭了。这下三人慌了神儿，四下乱转，不知所措。动又不敢动，跑又不知往哪儿跑。大约过了一刻钟，才隐隐看见狼群朝着北边跑去，三个人又朝北追去，却

不承想，他们追，狼就跑；他们一停下，狼立刻也站住不动，扭头朝着他们看。

樊哙说：“它们这是趁着雪夜出来觅食了，现在肚子是饿的，我们出把力，杀了它们。”

吕泽和车夫喘着气喊：“好！”

三人奋力朝着三只狼猛冲过去。狼还是此前的战略，他们一追，就扭头逃跑，可他们一站住，狼就也停下。天冷夜黑，茫茫原野，不能将时间耗费在这里，可他们又不敢轻易惹恼狼。双方僵持了十多分钟，三人只得两声仰天长啸，三只狼又分成了三股，一只朝东，一只朝西，一只朝北，吕泽慌张地说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它们是要分兵袭击。”

樊哙这时灵机一动，说：“过来，过来，我们将刀背互相碰撞。”

一时间，“当当”的碰撞声响彻夜空，震得树林里夜宿的鸟儿扑棱棱飞出巢穴。吕雉和刘泽也拿起刀碰撞起来，那车夫拿起鞭杆子朝着车辕敲打起来，嘴里发出“吆吆”的喊声。

冰冷的雪糝朝脸上砸过来，直往脖子里钻，握着刀柄的手指头冻得直发僵，可吕雉顾不上这些，她只想着早些摆脱狼群……

这样喊了一刻钟，三只狼又重新聚集到一起，盯着樊哙等人看了会儿，嘀嘀咕咕讨论着对策，不久，忽然就跑得无影无踪。

三人立刻跑回车旁，几个人一起用力，将侧翻的车抬正，樊哙说：“快走，它们是去叫同伴了。”

大家先后上了车，车夫也知道情势紧迫，只管响鞭催马。马儿经过这一场惊吓，畜灵顿悟，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脚下吃力，跑得格外稳健快速。这次，大家商量出一个赶狼的方法，不再默默无语地赶路，而是故意大声说话交谈，听起来有说有笑。狼这种东西，胆量惊人，可听得人毫无惧色，热闹谈天，摸不准究竟有多少人，也就不敢轻易袭击。跟踪了三里后，狼群渐渐散去。可马儿的腿却不肯停歇，依旧照着刚才的节奏只管狂跑。

本来还担心一夜赶不到，没想到经过这番折腾，竟然在拂晓前赶到了芒砀山下。

下了车，众人才发现雪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停了。东方微微发亮，红霞映满天际。时间紧迫，为避风声，樊哙快步走过去，朝着一户人家敲门。

吕雉刚要拦阻，门内已经有人应声：“谁呀？”

“寻点儿柴。”

门“吱呀”错开一条缝儿，片刻才开了门，出来的是一位中年男人，当他一眼看到站着六个人，吃惊地说：“雪下得大，柴都湿了，列位若要取暖，来家里吧。”

樊哙却一把拉住他的手，低声说：“不寻柴，寻人。”

“你我素不相识，不知寻哪位？”

“君好好看看，我上过山。”

中年男人仔细看了看樊哙，指着一条路说：“要上山，只管朝着这条小路上去，见弯左转。”说完话，中年男人转身进了院子，关上了门。

吕泽安排两个车夫回去，四个人背起三十身衣服，朝着山上走去。樊哙个头儿大，一人扛了十件，走在前面开路。

吕雉悄悄地问：“你说，咱们这么招摇地上山，不会被人发现吧？”

樊哙说：“谁来这穷山恶水的地方，放心吧，姐姐，不久就能见到刘兄。”

“我想着，他们在山上一定冻得不行了，出来的时候穿的都是单衣。”

刘泽忽然叫道：“看，烟！”

一行人朝山下看去，只见刚才那个开门的人家院子里燃起了一股浓烟。

“坏了，他这是给谁报信呢吧？”吕泽惊慌起来，“刚才你也不该实话实说。”

樊哙却说：“你们不懂，这是上次来的时候，刘兄交代的，这户人家是他们的眼线。”

这样一说，吕雉几个人才放了心。

雪后初霁，寒冷刺骨，幸好他们身上全是包裹的衣服，又都匆忙赶路，头上冒汗，抵御了风寒。樊哙走在前面，用刀扒拉着路边伸出来的树枝，嘴里念叨着不想回去，想要住在山上，那样要多快活有多快活。

行了三五里，开始走上坡路。吕雉走了一会儿便觉心慌气短，有心想

要歇息一会儿，又怕耽误时辰，便咬牙坚持着，但脚步已悄悄慢了下来。呼出的热气冻在棉衣上，冷不丁碰一下，冰冷刺骨。

日头渐升，阳光一照，皑皑雪野，伸出无数“尖刀”，直刺双眼。树枝晃动，昨夜陈雪便扑簌簌地落在身上，直往脖子里钻，像撒了冰豆子。踩着山路上的积雪，几个人走得无声无息，气氛有点儿沉闷。樊哙嘟囔道：“刘兄在这儿成了自在王，倒不管我们死活了。”

吕泽奚落他说：“你呀，就不累？嘴里唠叨个不停。”

樊哙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哼，叫我当了这山大王，天天派人给我揉腿。”

“就你那满腿长毛，谁愿意给你揉？”刘泽嬉笑道。

“哈哈，有人偏偏喜欢得不得了。”樊哙这才忽然意识到，吕雉、吕泽两人在旁，开不得这种荤玩笑，便尴尬地咳嗽两声以掩饰窘态。

说话间，四人来到一处平坦之地，便将衣服放下，歇口气。忽然，从树林间蹦出五个人，个个提着刀，大呼小叫。

“呀嗨，这不是刘兄派人来了吗？”樊哙不但不惊慌，反而乐哈哈高叫起来。

那几个人中，有个人也认出了樊哙，一听是来给他们送衣物的，便立刻抢过衣物背在肩头。山路上一下热闹了起来，这群人唱起山歌，跑跳着朝山上奔去。吕雉没想到会突然就遇到了刘邦的兄弟，心里反而紧张起来，期待着尽快见到刘邦，脚下也匆忙起来。

“筭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当他们行至半山腰时，冒出一大片开阔地。只见十多间茅草房一字排开，有模有样，屋子前的一片土地，此时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雪迹。许是天天操练，地面被踩得溜光瓷实。

樊哙操着粗嗓门儿高声喊道：“刘兄，看看谁来了！”

只听屋里一声应答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吕雉猛一眼瞧见，刘邦着一件灰色棉袍，脚穿灰布棉方履，大大咧咧地走出屋来。

他的长髯愈发浓密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腰里别着一把剑，用手打着凉棚遮挡着阳光。

一眼瞅见吕雉，刘邦也呆住了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却如鲠在喉。刘邦愣怔片刻，转身喊道：“好！夫人来得好！兄弟们，都出来，见见夫人……”

听得一声高喊，就见从各个屋子里如老鼠出洞般陆续钻出来一群男人，振臂高呼：“见过嫂夫人！”喊完之后，便是一阵笑声。

半年分别，一朝相见，不似夫妻重逢，却似仇人相见，吕雉瞪着大眼睛看着刘邦，恨不得偷偷走过去撕下他几块肉来。刘邦大大方方走过来，一把拉起吕雉的手，笑哈哈地说：“我就说，今天早上鹊儿叫得欢，原来是夫人看我来了。”

吕雉骤然见到刘邦，有一肚子的话要问，可此时根本插不上嘴，只好由着他说。

刘邦奇怪地问：“你们如何找上山的？”

樊哙近前一步，刚要抢着答话，吕雉不失时机，大声说道：“追着祥云来的。”

“哪来的祥云？”

“你们这地方，头上飘着一片祥云。”

一帮人听闻，纷纷抬头望天。

此时，阳光直射，雪野反照，光芒刺眼，分明只能模糊地看到些云彩，却偏偏有人指着这块云那块云高叫是“祥云”。

“好，有祥云好！”刘邦吼了一嗓子，“弟兄们，听听，我们这是义举，老天爷都罩着咱呢，专门给咱弄出一片祥云来！”

“义举！义举……”一时间呐喊声振聋发聩，吓得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乱叫。

吕泽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这个群体，他们虽衣衫褴褛，却都精气神十足，他不由得也激动地说：“刘邦，你真有本事，将这帮人调教得有规有矩。”

叫吕雉没有想到的是，屋里不但有吃有喝，中央还摆放着一个大铁火盆。柴火“噼里啪啦”地炸响，火焰突突地蹿起，正燃烧得欢实；离火盆一米多远的地方，一棵活柏树冲出屋顶，直插青天；火盆边蜷曲着一个黑背黄狗崽儿，如婴儿般熟睡着；屋梁上垂吊着已经风干了的边缘翘起的兔皮、羊皮；一个瓦盆里放个灯捻，充作油灯；墙上挂了一张手绘的沛县全图，



线条全是用木炭勾勒；床靠北边，是用几块木板搭成；朝东的窗框，是用细圆粗树枝搭建而成，做成了“互”字形状。用苇子制成的窗帘卷在窗框上边，由一根细绳拴着。阳光从窗户射进来，将屋里划分出三五个区域。一条条阴影细长弯曲，如蛇在屋里爬。

夏侯婴、张福兴等人相继过来给吕雉行礼。中午时分，营地上支起大火灶，煮了野狗、狐、獾、兔等肉，又烹了许多平日里不曾吃到的野菜，不仅不寒酸，反而是挺阔绰丰盛的一餐。

下午，人员分作两班。在一片空地上围出个圆圈，圈圈里放两只雄鸡，摆开“鸡鞠之会”。两只撕、啄、扯、咬得浑身不剩多少毛的斗鸡上蹿下跳，人们的眼睛像充了血一般，纷纷拿出随身珍贵的东西抵押赌博。一场斗鸡下来，赢者喜笑颜开、趾高气扬，输者垂头丧气，叫嚣着重新来过。

另有六七个人围住一个“塞戏”棋盘，看执子的两人博弈，也分别押左押右，冀图耗别人心神，坐收渔翁之利。“塞戏”棋盘方方正正，长度约三十五厘米，白底矩纹，局道垂直相交，双方各执六枚棋子，以堵死对方无路可走为胜。此棋变化多端，最是考验人的智谋。围观者紧盯棋盘，互相在背后指指戳戳，不敢高声惊扰对弈双方。

到了晚上，又是顶着繁星好一场吃醉。

吕雉自从一进屋，见乱得不像个样子，就手脚不停地仔细收拾起屋子来。麻被已经泛着油光，吕雉顾不上拆开，先用瓦甑烧开一盆热水，将皂角捣烂，再用一块布蘸着皂角液擦拭片片油渍，擦一小片当即用火烤干，怕棉花返潮反而冰冷。

她又将三块木板搭成的简易几案上下擦出木纹原来的色泽，把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的毛皮席细致地梳理拍打，再将刘邦替换下来的一双履缝补结实。幸好他们上山的时候带了针线，不然真不知道一帮男人如何缝补。收拾妥帖后，她又让张福兴将其他人破得不像样子的衣物拿来缝补……直到夜深了，刘邦才醉醺醺地回了屋来。

屋外星光璀璨，屋内温热如春。吕雉看着他不仅衣服脏，胡须也长得没边没沿，整日里怕是只顾着吃喝，连个形容也顾不上理会，她心中泛起阵阵酸楚的涟漪。她自认为坐牢吃苦，但他才更是心苦身疲……